

乡村八月的眉眼

张建春

如果说荷花是八月乡村的眉眼，这眉眼一定是喜庆的。

八月的荷花开得仍好，灿烂的、多彩的、爆炸的，超出了我的想像。

自然之美、自然之大气，很难想周全。

天热，秋老虎很烈，荷花不顾忌，大大咧咧地开放，荷声朗朗，像是面对大地，诵读一篇檄文，谈不上抒情，更谈不上风花雪月。我以为秋天的土地，该有一种表达，除却萧杀，荷花的语言最为准确。

准确在了明的态度，准确在对土地崇敬。花是土地的精气神，神神气气大大方方地开，才是正道。

暴烈的天气最受荷欢迎，莲荷越热越生长，越热开得越奔放。

面前的荷是五六月栽下的，时春旱缺水，栽下了，也是在挣扎中抗争，稀稀拉拉地露出些尖角，似乎就在等待，等待丰沛的雨水，和娇艳的太阳。

荷花算作是罌花了。乡间有一种鸟叫喜鹊，被称之为罌鸟，年成里风越大，它越将巢筑得高，非得和风斗一斗。荷花和喜鹊有一比，毒日头天，一定是花开得最好时。“映日荷花别样红”，“日”是酷日。

有意思的是喜鹊和荷花都是乡村喜庆的象征。喜鹊对门喳喳叫，有喜了，高兴得这家人合不拢嘴。说人笑得朗明，会说“笑得像荷花样”。喜庆之物令人喜欢，谁能免其俗？

我看到了喜鹊在荷花间穿梭，其时它们是放弃翅膀的，赏花、觅食，估计都有。如今鸟不怕人了，鸟在前走，人随其后，在一个方阵里，形成了共同体。我就有了些想法，喜庆的鸟奔欢笑的花，两悦相合为双喜，人在之中和美，就是多重的喜庆了。

天热吗？热。我在这热中汗流浹背，还是不愿辞荷景而去，景是花和叶构成的，当然还有喜鹊。

眼前有景道不得，只顾去闻荷花香。

荷香是综合体，花香、叶香、田原香，还有就是记忆中的香。有道美食，荷叶蒸肉。五花肉用荷叶包了，蒸笼里蒸，上桌荷叶香，入口荷香味，金不换的。我奶奶做这道菜拿手，我偷偷学过，很是简单。荷好呀。奶奶做酱，也是用荷叶的，煮熟的豆子置于荷叶之上，再覆盖荷叶，做好的酱清香，不败味口。还有就是荷叶茶了，与做绿茶的工艺差不多，沸水浸泡，有别样的滋味。花下藕也是极美的，鲜嫩多汁可当水果吃，凉拌、清炒绝妙。记忆的香被唤醒，又浸淫在荷香本味中，想走也走不了。

实际上从六月开始，我就天天走荷香之路，上下班情愿绕些路，也沿着荷塘走，拣了不少故事，心跳脸红都有过。荷的品性好，发生在荷叶、花边的故事当然是好的，人法自然，荷成就好人好故事。

前些日子多雨水大，荷受了不少委屈，叶上滚珠很是动人，大珠小珠滚玉盘，但花却委顿，打不起精神。荷花爱阳光，花总要顶出叶外，荷花磊落，不愿开在阴影角落里。太阳花也是这般的，晒不死、热不死，阴风一吹活不成。上班的路上也有大片太阳花，尽管五颜六色，每朵花都卧着枚太阳。荷花也是异曲同工的。

太阳花下藏过后羿箭射的太阳，荷花没这传说，我却以为她是落水水中的太阳花。

一个文友统计，唐诗、宋词中写荷花的诗或词，著名的就有三百多诗，意趣多端，角度纷异，自诩的诗人词人很多。

也是的，能以荷自度，不枉一生。

佛家度人，以荷花为本，草木的本有深意。我不是信徒，但相信草木有心，草木缘情，以草木为本，比如荷，一定是向善向好的。斗寒有梅，顶热有荷，两个极端，传送的是好品格。

八月乡村荷花为眉眼，多好。我立于千顷荷叶间，心和“接天莲叶无穷碧”一样的澎湃，乡村一天天好起来，过去的点缀，成了今天的产业。美丽乡村哦，我朗声大笑，笑得像荷花开。

我有花一朵，荷花，八月乡村的眉眼。



凝望
汤吉摄

骤雨

杨邦富

今天下午，没了太阳，天气不见凉，反而更有压人的感觉。我推着自行车去修理，汗流浹背的，一下子功夫，T恤衫的前胸后背都湿透了。天气阴沉沉的，似乎要临近夜晚了，一点都不象夏天。假如是晴天，这时太阳还高高地挂在天上呢。

站在阳台上，远处吾悦广场的高楼都淹没在黑云中。“黑云压城城欲摧”。“小孩，快回来，要下雨了。”对面楼上的妈妈站在窗户边，急切地对外喊着。小孩嘟着小嘴，忙乱地收起玩具，慢慢腾腾地往家走去。正在户外干活的大人们，急忙停下手中的活儿，甩甩手向着楼道跑去。

葫芦在乡间可不是什么稀罕物，它与南瓜、丝瓜、吊瓜之类相似，藤蔓喜欢向上攀附或左右拓展，故而房前屋后的树枝上、篱笆边，常常能够见到那憨态可掬的模样。不过每家每户所栽种的葫芦很少，顶多两三株而已，其因大致有二：一是葫芦适合食用的时间很短，只有在很嫩时才可红焖、烧汤、腌制，乡亲们基本上不会将其作为主菜，种多了只能是浪费。二是葫芦的用处大着呢，待其完全成熟之后，用锯子小心地对半锯开，掏空里面的瓜瓢与瓜子，便是最实用的瓢，通常放在水缸里舀水。炎炎的夏日，每次玩得大汗淋漓，回家的第一件事便是冲进厨房，端起一瓢凉水“咕咚咕咚”地牛饮个够。那瓢有时也拿来舀米、舀猪糠，还有用来舀酒的，《水浒传》中“智取生辰纲”那个章节，就有拿瓢舀酒的细节描写，想必那酒也是武松喝的那种；还有孔老夫子的“一簞食，一瓢饮，在陋巷，人不堪其忧，回也不改其乐”，那瓢肯定也是葫芦做的。

尽管葫芦的食用期很短，但是它的味道却极其鲜美，元代王祯《农书》说：“匏（葫芦）之为用甚广，大者可煮作素

“下雨了。”我脱口而出。豆大的雨点粗暴地砸向地面。风也渐渐地大起来，树上的夹在绿叶中间的几片黄叶，纷纷飘落。不一会儿，风裹着雨、雨裹着风，象我们小时候玩的小弹子一样大小的雨点，落到地面上。风，越刮越大；雨，越下越大、越密。树，听到号令似地向一个方向倒去；雨，打在翻转过来的树叶上。“哗、哗”，雨，一阵紧似一阵，似乎以雷霆万钧之势，万箭齐发。

渐渐地，风，似乎累了，雨，似乎累了。风吹不动树木，雨，发不出响声。树还原了原来的姿势；雨，细细地、密密地，打在人的脸上，痒痒的。

天上的黑云由西向东移

动着，远处的高楼稍微露出了一点儿面目，天空露出很亮的一小块。空气仍然像能挤出水来，压得人喘不过气。

刚才的歇息，似乎是为了蓄积更大的力量，发起更大的攻势，雨，再次由小变大，密集地冲向地面，像是在狂欢。风势似乎被雨势压住，世界除了雨声，别无杂音。路上的车辆纷纷亮起双闪灯，缓慢行驶，而骑车的、步行的人纷纷躲进路边的屋檐下。

也许是长途奔袭了很久，雨真的累了。它收敛了蛮横，变得稀疏了，再慢慢停止了。天，渐渐地亮起来了。人们穿着短衣，趿着拖鞋，来到户外，一只手摸着头发，两只眼瞅着地面上的小草，忽而抬起头，看看天，舒口气。

彩虹不知什么时候爬上西边的天空，高楼蒙上了一层桔黄色，朦朦胧胧的，宛如一幅油画。

葫芦

钱续坤

羹，可和肉煮作荤羹，可蜜前煎作果，可剝条作干……”又说：“瓠之为物也，累然而生，食之无穷，烹饪咸宜，最为佳蔬。”母亲是很少拿葫芦来做菜的——恰恰正是因为很少，敏感而又顽固的味蕾，让我从此记住了葫芦清香微苦的味道；后来按照食谱上的要求如法炮制过几回，还真不赖，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。

味道的鲜美诚然只是停留在口福的贪欲上，而真正能带给人精神层面愉悦的，还是有关葫芦的神话故事与民间传说。铁拐李的葫芦是用来装药的，可那药偏偏治不好自己的病；太上老君的葫芦装的是仙丹，没想到被馋嘴的孙悟空偷吃了，并炼就了火眼金睛；《西游记》中的银角大王，竟然相信那小小的葫芦能装下整个天，结果自己被忽悠进去，差点没被化掉；尤其是后来的国产动画片《葫芦娃》，七兄弟精诚团结，打败蛇精与蝎子精的跌宕故事，吸引人到中年的

我端坐在电视机前，依然像孩子一样乐此不疲地欣赏。

真是因为葫芦身上依附了很多的审美趣味，所以有人将其归为道家的“法器”——无所不能；有人将其比作佛家的“弥勒”——形神兼备；还有人将其与儒家的“中庸”联系在一起——上小下大、上虚下实。而在我看来，现实中的葫芦长得像个“8”字，呈现出更多的是民俗的喜气，加之谐音“福禄”或“护禄”的缘故，这叫心存念想的普通百姓怎能不喜爱它呢？现在我也终于明白，为什么小时候总能在中堂上、年画里、砖雕中，频频看见葫芦的身影。

不仅仅是普通百姓喜欢，还有许多丹青妙手也垂爱葫芦，齐白石与吴昌硕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。齐白石的画风空灵、神秘、韵致，胜在韵；吴昌硕的画韵古拙、浑重、豪迈，以气胜；并且两人都喜欢题字“依样”——照葫芦画瓢之意，既是调侃，也是自况，让人不难从中洞察出超然于物外的人格美来。